

# 作家方方：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作家方方-财新博客-新世纪的常识传播者-财新网

 fangfang.blog.caixin.com/archives/224060

2020年03月18日 23:52 分类：时事 阅读：20409 评论：20

3月18日。

封城第56天。

大晴，太阳太明亮，一副直奔夏天的感觉。有阳光，而不潮湿，这是武汉很舒服的天气。其实我之喜欢武汉，气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武汉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个性。用武汉人的话说，夏天热起来热死，冬天冷起来冷死。春天有一段潮湿期，秋天则天高气爽，天天都是舒服日子。年轻时，我对武汉的气候还有点烦，毕竟怕热又怕冷。后来科技发达，生活质量提高，夏天有了空调，冬天有了暖气，春天可以油湿，而秋天则继续享受它的美好。这样一来，气候的所有缺点，都被人类的智慧所解决，而它的优点，也就更加突出。所以，我现在觉得武汉的四季相当好的。很多年前，我做纪录片，武汉热到四十度高温，但武汉的老人家说：必须得这么热！出大汗，排大毒，热透了，人才舒服。这话当时让我惊了一下。武汉的夏天，若哪年没到四十度，武汉人会有深深的失望：这哪像武汉的夏！

继续谈疫情吧。疫情自结束早期混乱而痛苦的阶段后，一天天向好，现在显然控制住了。走到今天，还有一个新增确诊。死亡人数尚有10个，疑似人数归零。武汉人急盼所有数字都是归零，那才是真正的结束。想来，这一天，应该不会太久。

下午与一位前线工作的医生朋友通了一个长电话。有些观点，我们不太一致，比方追责。医生朋友认为，现在谈追责恐怕就没人做事了。而我则觉得无论政府或是医院，都不至于这么脆弱。医院的能干人应该不少，政府中人才也多，可继任的也大有人在。现在抗疫已到扫尾阶段，大家对前期所发生的事，记忆犹新，这正是复盘的最好时间。而追责，也是必须要做的，否则，怎么对得起逝去的几千亡者，以及更多有着痛苦经历的武汉人？这次疫情，我之前也一直说，是合力造成。从上到下，各种因素都有。这些因素每样一点，加起来就装了一大锅。现在，这口锅，大家都想甩掉。而我们要做的事，就是监督：你们不能轻易甩锅。各自的责任，各自承担。

医生朋友讲到了两件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此记下，可供以后参考：一，医生朋友认为，医院的建筑有问题。通风条件不好，密闭空间，容易加重感染。据说这几年医院都盖有新大楼，为响应节能减排号召，在空间的处理上，并不适合医院。医生朋友说，记得SARS那年，深圳气候暖和，他的朋友在医院把窗子打开，空气流通可稀释病毒，感染人数减少很多。我没有查数据，不知道当年深圳是否如此，但我觉得他讲得也有些道理。只是今年的武汉，正是寒冬，好像也不太可能开窗，我也有点点疑惑。不过我想，医院的通风问题，尤其是急诊或是传染病科室，应该是很重要的问题。二，医生朋友认为，每年冬春交际，是传染病大流行时间。上一次SARS是，这一次新冠也是。那么，为什么不把开会的时间，改在别的季节呢？改在一个流行病少的季节？

医生朋友的这一想法真让我脑洞大开。不瞒说，我在湖北，从1993年开始参加两会。由省人大开到省政协，整整25年。我太知道两会前后各部门会处于什么状态。为保证两会顺利召开，所有负面信息媒体都不允许报道、而各部门到了那个时候，几乎也没什么人做事，因为领导都去开会了。这一次，同样如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市卫健委停报感染人数的时间，与省市两会时间几乎完全同步。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也不是故意而为，而是习惯性动作。这一习惯，甚至不是这几年养成，是多年就有。多少年来，各部门都会把相关事情压到两会之后再办，而媒体多少年来，为保证两会顺利召开，从来报喜不报忧。干部习惯了，记者习惯了，领导习惯了，

百姓也习惯了。押后办理工作，压下负面消息，大多时间都没发生什么意外。毕竟，生活中琐事为多，没什么不能放几天的。如此这般，皆大欢喜，人人都有面子。但是，病毒却不客气，它会当场把这面子撕破。SARS撕了一次，新冠又撕一次，会不会还有第三次？我有点担心。所以，在这里顺着医生朋友的想法，也给个建议：如果改不了两会时间，就改掉这个陋习；改不掉这个陋习，就改一改两会时间：让它在一个温和的不太可能有流行病发生的时间召开。其实这两件改起来都不是难事。

今天还有一件事我无法回避，估计很多人都在等着看我的回复。就是有一个自称十六岁的高中生，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有很多漏洞，以致无数朋友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十六岁学生所写，更像一个五十来岁的抠脚大汉的作品。不过，无论是也不是，我还是准备按十六岁学生的信来作回应。

我要说，孩子，你写得不错，充满着你那个年龄人的疑惑。你的想法很合适你，你的疑惑是教育你的人给的。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我无法解答你的疑惑。看到你的文字，倒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我读过的一首诗。这首诗是白桦写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他：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和剧作家哦。我读这首诗的年龄大约是12岁，这是在1967年的“文革”中。那时，整个武汉的夏天，都在武斗。就在这年，我这个小学五年级学生，得到了白桦的一本诗集，诗集名为：《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其中第一首诗是《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诗的第一句：“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我读这首诗时，非常激动，并且永远记下了。孩子，你说你16岁。我16岁时，是1971年。那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我一定会豁出去跟他争个头破血流，而且他就是说三天三夜道理也说服不了我。因为我从11岁起，接受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教育，到我16岁时，这教育已经进行了五年。用三天三夜的道理来说服我，远远不够。同理，我也不可能解答你的疑惑。我就是说三年，写八本书，恐怕你也不会相信，因为你也有至少像我当年一样的五年。

但是我要告诉你，孩子，你的疑惑迟早会得到解答。而那个答案，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十年，或是二十年后，有一天，你会想起来，哦，我那时好幼稚好下作呀。因为那时的你，可能已是一个全新的你。当然，如果你走的是一帮极左人士指引的路，你或许就永远没有答案，并且终身挣扎在人生的深渊。

孩子，我还要告诉你：我的16岁时代，比你差远了。我连“独立思考”这样的词都没有听说过。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需要独立思考，我的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学校说什么就是什么，报纸说什么就是什么，收音机说什么就是什么。11岁开始“文革”，到21岁“文革”结束，这十年，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我从来没有过自己。因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只是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随着机器运转，机器停，我停，机器动，我动。这状态，大约也像今天的你（而不是你们，因为现今16岁孩子中很多人相当有独立思考能力）。幸运的是，我的父亲说：他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全都能上大学。父亲说那番话的样子我还记得。所以我在当搬运工的时候，一心想实现父亲的遗愿，于是我考上了大学：中国最美丽的武汉大学。

孩子，我经常为自己感到庆幸。虽然我的少年时代接受的尽是愚蠢的教育，但我却在青年时代得以进入大学。我在那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和阅读，与同学们一起讨论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并且开始了我的写作，终于有一天我知道了要独立思考。我还有幸地遇上了改革开放，更有幸参与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全程。我看到结束“文革”浩劫的中国，从那样落后的状态，一步步强大。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几乎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包括我写这份公开的日记以及你给我写这封公开信的权利。这一点，我们都要庆幸。

孩子，你知道吗？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几乎是我自己和自己斗争的十年。我要把过去挤压进我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一点点清理出去。我要装入新的东西，我要尝试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我要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当然，学会这些，是建立在自己的成长经历、阅读、观察和努力的基础上。

孩子，我一直以为这种自己与自己的斗争，自己给自己清除垃圾和解毒的事，只会在我这一代人中进行。意想不到的是：你和你的一些同伴，将来也会有这样的日子。那就是，自己与自己斗争，把少年时代脑子里被灌入的垃圾和毒素，清理出去。这个过程，倒是不痛苦，每清理一次，就是一次解放。一次次的解放，会把一个僵化麻木带着锈迹的螺丝钉，变成一个真正的人。

孩子，你听得懂吗？现在，我要把这一句诗送给你：“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



推荐 379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